

《国家与社会革命》摘要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摘要选译自：Richards, Michael. (1980). Review of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by Theda Skocpo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4(1), 164–167. 使用Kimi AI翻译，并经过人工调整。此外还截取了两张原书的表格。

单一革命的研究与革命现象的理论讨论之间的差距很大。很少有研究同时详细检查历史案例并尝试构建理论。近年来这种最重要的贡献是Barrington Moore的广泛而富有洞察力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Moore的学生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是一本在范围以及对熟悉的事件提出重要新观点的清晰而有说服力的呈现上与Moore的作品相似的书。这是一个更加谨慎的努力，处理的是三个大致可比的发展：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而不是Moore作品中的六个国家的历史。它的结论也不如Moore的作品那么广泛，提供了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经验的启示，而不是关于领主和农民对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性的论点。最后，这仅仅是现在可用的最好的革命比较讨论，是该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Crane Brinton有缺陷但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革命的解剖》（*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一书的称职的后继。

书的第一部分是对问题深思熟虑、仔细的检查。在对各种革命理论及其缺陷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之后，Skocpol提出了她对革命比较研究的方法。重要的是，她将审查的革命限制在三个主要的社会革命例子上。她避免了研究大量暴力政治事件的诱惑，希望实现统计有效性或期望能够解释一系列相关现象。当然，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尝试对革命进行一般性定义的诱惑。尽管限制在这种程度上，Skocpol指出，可以将她的分析方法扩展到其他革命。使用她的方法，可以构建一个全面的过去两百年革命的比较讨论。虽然书的主题是严格定义的，但作品的含意和应用一点也不狭窄或受限。

Skocpol的方法考虑了三个因素。首先，她认为革命形势“出现”于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运作中。它不是由个人或群体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带来的。相反，政治危机削弱了国家，使得革命力量的出现成为可能，或者使得已经存在的革命力量更有可能有效。其次，革命受到国际形势和特定国家所处的历史形势的影响。这些最后一点似乎是相当明显的，但Skocpol强调它们是正确的。学者们常常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对事件的类型有重要影响。Skocpol最后认为，国家不应仅被视为各种社会经济群体斗争的场所，而应被视为一个自主因素。是国家危机为革命创造了可能性，也是重建国家及其功能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进程。

《国家与社会革命》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引言中概述的方法。Skocpol得出结论：“……革命政治危机在所有三个旧制度中出现，因为农业结构以阻碍或束缚君主在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军事竞争中的方式影响专制和准官僚国家组织，而这种竞争发生在一个由资本主义不均匀转型的世界中。”广泛的农民起义将每一次政治革命危机转变为社会革命危机。这个简单的总结无法充分表达Skocpol讨论三个革命出现过程的谨慎和合理方式。例如，她区分了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必须运作的相对温和的国际和历史形势。此外，Skocpol指出，法国和中国政府受到旧制度运作中受益的上层阶级群体的反对。俄罗斯政府没有受到软弱的土地贵族的阻碍，但在战争的压力下崩溃了。对19世纪日本和普鲁士的不同经历的评论有助于澄清Skocpol对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发展的看法。

Skocpol并不采取革命的模式进行分析，而是关注不同因素的不同组合。她认识到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和将事件适应相对不灵活类别的危险。在这里，比较历史更多地用于照亮个别案例，而不是构建包罗万象的概括。

第一部分的后半部分包含了对农业结构与农民起义之间关系的简短但有启发的讨论。Skocpol正确地强调了农民起义在将政治崩溃转变为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她的分析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点。一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分享革命的愿景，而是为自己的、主要是具体的目标而反抗。第二个点涉及农民社区的团结和自主性的关键重要性。同样，对那些农民起义没有与政治危机相互作用以产生社会革命的国家发表评论有助于澄清Skocpol的观点。

过去二十年中，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革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解释原因上。正如Skocpol在第一部分末尾所指出的，社会革命导致了新的社会政治安排。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结果，并确定每个革命形势如何导致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果。Skocpol在第二部分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是两部分中更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分析性地处理了一个通常只通过叙述性处理的主题。第二部分包括一个一般性介绍和关于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各个章节。它甚至比第一部分更不严格地比较，再次强调通过比较和对比照亮个别案例。

书的后半部分重点是国家建设，构建一个可行的政治安排，当然，这也必须基于适当的社会经济妥协。这种重点与第一部分中国家在革命起源中是一个重要和自主因素的论点相平行。无论革命者的意图如何，如果他们不能构建一个与给定革命形势固有的可能性相对应的国家，他们最终将失败。很明显，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革命者能做什么，而不是反过来。

在关于法国革命的章节中，Skocpol首先关注的是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场为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将复杂的革命前财产权简化为现代私有财产的单一个体和排他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为法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打开了道路。然而，在其他方面，例如创造一个稳固的小农阶层，它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像它促进了资本主义一样。它最重要的结果是构建了一个基于国家的官僚、中央集权国家，而不是基于王朝。鉴于整个革命过程中财产所有者的主导地位，法国不可能像后来在俄罗斯和中国那样使用国家权力发展经济。

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的几年内巩固了权力，主要是通过使用武力来控制社会和经济，这与革命前关于革命后政府的猜测背道而驰。正如Skocpol在对农民和农业部门经济的分析中指出的，权力的巩固是不稳定的。国家和它背后的共产党必须与农民打交道，以发展经济，同时还要证明他们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结果是创建了一个大规模的、强制性的官僚机构，致力于通过剥削农民实现快速工业化。它是由环境塑造的，但与法国革命的结果不同，它

也是意识努力实施学说的成果。Skocpol低估了在俄罗斯意识选择和环境要求之间的互动程度。在俄罗斯选项范围并不大，但显然有一条路径被选中而不是其他路径。

20世纪革命者倾向于塑造也倾向于被塑造，这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结论章节中变得相当清楚。同样，这是一个寻找当前革命形势将“允许”的方法的案例。国民党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间的对比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明智地与给定形势合作。

Skocpol得出结论，在所有三个国家中，“革命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成就及其与巩固革命的国家建设领导层的关系。”这个结论很重要，它像Barrington Moore在他的结论中所做的那样，将注意力从过于专注于城市场景转移到农民和农村。然而，正如标题所示，Skocpol的主要重点保留在国家的角色上：国家崩溃对革命起源的关键重要性；重建的努力对革命进程的重要性；以及重建国家与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新国家与外国）之间的关系对革命结果的决定性影响。

表 1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A 政治危机的条件

	君主/支配阶级	农业经济	国际压力
法国	地主-商业支配阶级在半官僚化绝对君主政权中占有优势。	持续增长,但是没有向资本主义农业突破。	适度。在战争中一再失败,尤其是受到英国的竞争时。
俄国	高度官僚化的绝对主义国家;地主贵族几乎没有政治权力。	粗放式增长;核心区域几乎没有发展。	极为激烈。19世纪50年代和1905年均战败。长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战败。

续表

	君主/支配阶级	农业经济	国际压力
中国	地主-商业支配阶级在 半官僚化的绝对君主政 权中占有优势。	没有发展型突破； 由于人口和可耕 地的限制,增长几 近极限。	强大。在战争和 帝国主义入侵面 前一再失败。
反例			
普鲁士/ 德国	高度官僚化的绝对主义 国家;地主贵族几乎没 有超越地方之上的政治 优势。	向资本主义农业 转型。	1806年强大;1848 年时较轻。
日本	高度官僚化的(尽管还 未充分中央集权化)国 家,没有真正的地主上 层阶级。	生产力在传统结 构内增长。	强大;帝国主义的 入侵。
英国	没有官僚化的国家政权。 地主阶级支配政治。	向资本主义农业 转型。	较轻。

B 农民起义的条件

	农村阶级结构	地方政治
法国	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占有 30%—40% 的土地;耕作 80% 以上的土地,再加上若干小块土地。个体私有财产确立,但农民村社反抗征收捐税的领主。	在王室官员的监督下, 村社享有相对的自治。
俄国	农民占有 60% 的土地,再加上租种的土地;小块土地的生产过程受到控制;支付地租和赎金。以集体所有为基础的村社很强大。	在沙皇官僚机构的控制 下,村社享有自治权。
中国	农民占有 50% 以上的土地,而且还实际上耕作所有的小块土地。向士绅交纳地租。没有农民村社。	士绅地主、高利贷者和 士人支配着当地的组 织化生活;与帝国官员 合作。
反例		
普鲁士/ 德国	易北河以西:类似于法国。 易北河以东:工人耕作的大庄园和拥有 少量土地的农民,没有强大的村社。	容克地主是官僚政权 在地方的代理人;支配 着地方行政和治安。

续表

	农村阶级结构	地方政治
日本	富裕农民支配着村社。	强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着地方村社。
英国	地主阶级占有 70% 以上的土地。农民两极分化：自耕农和农业工人。没有强大的村社。	地主是君主政权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支配着行政和治安。

C 社会改造

A 和 B 相加导致的后果

法国	1787—1789 年：绝对主义国家崩溃；普遍发生农民反对领主权利的造反。
俄国	19 世纪 60 年代—19 世纪 90 年代：官僚机构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1905 年：未能成功的革命爆发 1917 年：国家政权崩溃；普遍发生反对一切私有地产的农民暴动。
中国	1911 年：帝制政权垮台；农村混乱日益扩大，但没有发生农民反对地主的自发暴动。
反例	
普鲁士/ 德国	1807—1814 年：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发起改革
日本	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中央集权化的政权；接着由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
英国	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议会在非官僚机构化的君主制中的支配地位。

表 2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旧制度的社会经济遗产	国际与世界历史环境
相似之处 自由主义式的稳定不可能。 支配阶级的脆弱性。 民众团体易于在政治上动员起来。	仍然是以农民为多数、农村居支配地位的社会。	在革命期间及之后，国家卷入激烈的国际竞争。

续表

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旧制度的社会经济遗产	国际与世界历史环境
<p>法国 经历过自由主义阶段,但不稳定。 君主正规军的组织架构得以存续。 农民的反叛废除了领主制,但是没有重新分配地产。</p> <p>俄国 没有经历自由主义阶段。 沙皇军队彻底解体。 农民驱逐了地主,重新分配了地产;然后就埋头于村庄事务。</p> <p>中国 军阀的政治与军事割据。 农民自身无力造反;地主士绅在地方维持着权势地位。</p>	<p>中小规模的农业-商业经济;工业尚未机械化。 没有产业无产阶级。 小业主支配着经济。</p> <p>大规模现代企业、主要是重工业的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集中于战略要地。</p> <p>传统的农业-商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改造。 少量的、边缘性的现代工业,主要是轻工业。</p>	<p>法国作为潜在霸权国家卷入大陆军事竞争。 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但是不具有世界历史的可能性。</p> <p>自191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在欧洲国家体制中处于防御地位。 国家推动工业化成为可能。</p> <p>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受到侵略;二战后处于防御地位,尽管美国和苏联作为核大国而居支配地位。 国家推动工业化成为可能。</p>

表 2(续前)

革命性国家建设的进程	新制度的性质
<p>相同点 对民众进行政治-军事动员,以为反对国内反革命和竞争对手的战争提供支持,并反对外来入侵。</p>	<p>与旧制度相比,国家的规模更大,更加集权,更为官僚化,也更为容纳大众参与。国家无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性。 地主阶级的特权被废除。</p>
<p>法国 雅各宾派对城市民众力量实施准政党动员,振兴了国民军队;在工业和农民中缺乏持久的基础。 军事胜利后,雅各宾派垮台;只是在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下,行政机器才得以巩固。</p>	<p>职业官僚国家不受政党控制;推动了国内稳定和军事扩张。 私人产权的社会和市场导向的经济。 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有利于富有的有产者。</p>

续表

革命性国家建设的进程	新制度的性质
<p>俄国</p> <p>布尔什维克党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村没有根基。必须使用强制手段，白手起家，迅速重建国家组织。</p> <p>为了在农民包围中和在危险的国际环境中生存，政权求助于强制集体化和迅速的重工业化。</p> <p>中国</p> <p>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不能站稳脚跟。</p> <p>中共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1949年后，政党国家控制了工业，但依然保持和利用在农村的独特政治基础。</p>	<p>层级制的、诉诸权威和强制的政党国家。</p> <p>国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偏重重工业和迅速城市化。</p> <p>扩大地位和经济报酬的不平等。</p> <p>相对分权和大众动员式的政党国家。</p> <p>国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十分强调农业和农村发展。</p> <p>努力逐步缩小或控制不平等。</p>